

簡本《水滸傳》王慶部分探幽

黃海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摘 要

簡本《水滸傳》的故事發展至王慶部分，梁山人物大多退居後備，重任實際落在田虎降將身上，他們成為了宋軍的主力並對剿王戰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本文以田虎降將為線索，探查簡本王慶故事中一些鮮為人知的真相，當中牽涉的問題包括：1) 情節的刪削、2) 田虎降將的總數、3) 簡本王慶故事與田虎部分的關係、4) 王慶故事前後兩部分的真偽問題，以及5) 插增本與各簡本的關係。經詳細的查證後，本文發現現存最早的兩種插增本與後來的簡本在情節上有很大的出入，而且王慶部分是個刪節出來的故事。此外，由於王慶後半部分與田虎故事及降將的數目都表現得高度一致，相反在前半部的「王慶出身傳」既與後半部抵觸，又存在一些有別於《水滸》的慣常用字，因而使筆者認為王慶前半部分是搬回來的假貨。最後，本文亦發現馬靈十八將均在淮西戰事同告缺陣，其結局可能早安排在方臘部分，這對探討《水滸傳》征寇部分的演變過程幫助甚大。

關鍵詞：水滸，王慶，簡本，田虎，刪節

一、前言

討論《水滸傳》王慶部分的慣常習性，便是集中在王慶這個人物的身上大發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oising_wong@yahoo.com.hk。

議論。或許是王慶的身世較為迷人吧，自胡適（1891-1962）開此風後，^{（註1）}李玄伯（李宗侗，1895-1974）、鄭振鐸（1898-1958）等先後加入戰團，王慶的形象問題迅即成為一個很熱鬧的課題。^{（註2）}此後，論者便一股勁兒專以探查王慶的底蘊為己任，不論是簡本中的草創初期型，^{（註3）}還是百二十回《全傳》本中的改良成熟型，^{（註4）}一概全不放過，討論王慶形象幾乎是研究淮西故事的不二法門，反而宋江在淮西所發生的故事以及牽涉的問題，則顯得冷冷清清，無論是繁本還是簡本，一概如是。肯平心靜氣去細讀這段因循沓雜的征討情節者，當能發現箇中的秘密，如馬幼垣教授（1940-）探討簡本王慶情節的問題便是成功的一例。^{（註5）}除

1. 胡適在初步考證《水滸傳》時，便已對簡本中的王慶形象產生極大的興趣，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提出了簡本王慶的形象與小說開首出現的王進有密切的關係，從而推測簡本的田虎、王慶故事早已存在於《水滸傳》中。此說讀者可參見胡適，〈《水滸傳》考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大連：實業印書館，1942年），頁43（全文頁1-64）；原文載於《胡適文存》，1集卷3（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頁81-146。胡適之見，雖然支持者不多，如謝興堯是小有的認同胡適之說者，此見謝興堯，〈《水滸傳》人物考〉，《逸經》，1期（1936年3月），頁18（全文頁18-21），但這個見解至今仍未能否定，則是事實。
2. 胡適於1921年在〈《水滸傳》考證〉中提出王慶與王進形象相似一點後，李玄伯即撰文〈水滸故事的演變〉，文中提出王進與王慶僅為同一藍本，當中沒有移前或改作之關係的意見。此文原載北京大學猛進社的一部政治評論刊物：《猛進》，28期（1925年9月11日），頁5-6；29期（1925年9月18日），頁4-6，後與另一文〈方臘始末攷〉合併為〈讀水滸記〉，收於其刊印之百回本《水滸》的開首。見李玄伯，〈讀水滸記〉，《忠義水滸傳》（北京：燕京印書局，1925年），頁9（全文頁1-33）。在李玄伯之後，鄭振鐸於1929年在〈《水滸傳》的演化〉一文中，從梁山人物在田、王二寇的戰事中無一傷亡這點，推測二傳乃是後加的結論，事見鄭振鐸，〈《水滸傳》的演化〉，《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頁113-115（全文頁101-157）；原載《小說月報》，20卷9號（1929年9月），頁3-30。鄭說發表後，從者不絕。
3. 談及簡本王慶形象的研究文字主要是針對王慶在出身傳中的事跡發議論，最常為人所道的是與林冲形象的關係問題，有關意見參見：聶紺弩，〈《水滸》是怎樣寫成的？〉，《中國古典小說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4（全文頁9-47），及《聶紺弩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4年），卷7，頁1-51；此文原載《人民文學》，1953年6月號（1953年6月），頁93-106。後來笠井直美提出王慶在快活林的人物性質及情節又與武松的近似，此見笠井直美，〈《水滸》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冊122（1993年11月），頁43-118。從他們的報告中，我們可以見出王慶出身傳的情節與《水滸傳》成書過程實在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4. 討論《全傳》中的王慶者，主要是集中在其背景上，如：藍翎，〈話說王慶〉，《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2期（1980年4月），頁284-287；歐陽健，〈王慶論〉，收入歐陽健、蕭相愷合著之《水滸新議》（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頁180-192；另外還有談到王慶、段三娘與王英、扈三娘之關係者，如佐竹靖彥，〈《水滸傳》「扈三娘一丈青」命名考〉，《人文學報》（東京：都立大學），216號「歷史學」（1990年3月），頁85-103，此文後經整理並收編入佐竹氏著之《梁山泊：水滸傳・108人の豪傑たち》（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頁160-165，此書另有中文譯本，則見韓玉萍譯、王鏗審譯之《水滸傳一〇八豪傑》（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留意到馮夢龍增補的四十回本新《平妖傳》中的貝州王則，與《全傳》中的王慶在形象上十分相似，不過這大概是馮夢龍抄《全傳》而來的事，這是後話，在此不作多談了。
5. 專門探討簡本王慶故事問題的論文，讀者可見馬幼垣，〈真假王慶——兼論《水滸傳》田虎王慶故事的來歷〉，《水滸二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395-408；原載《九州學林》，2卷2期（2004年夏季號），頁257-272。

此之外，還有一些研究專以探討《全傳》本的田虎、王慶故事乃後加以成之作的。^(註6)不過，《全傳》本的田、王故事始終是改寫出來之物，討論這部分的問題，頂多只能得出《水滸傳》在最後階段的演化情況，並且是局限在百回本演變為百二十回本這個部分而已。王利器（1912-1998）雖然深明此點，在考研過程中所下的苦功亦多，可惜他在解剖《全傳》田虎、王慶二部分時，竟完全漠視了其與簡本的關係，豈不令研究成果大打折扣。王氏對見存於簡本的田、王二傳視作不見，避而不談，致使其研究終歸只得以蠡測海之成果，結論始終有局限。既然知道《全傳》本的田、王故事是從簡本修改而成的，所以正確的工序應是先細心弄清簡本的情況，有了眉目後，才再處理繁本，這樣方能對整段所謂「插增」而來的征二寇故事有全面的照料，亦能避免結論有平空而起之感。

不先解決簡本的這個初期版的田虎、王慶故事，絕難妥善處理繁本的那個升級版。知悉了這個連帶式的結構關係後，探索簡本田虎、王慶二故事的意義便變得相當重大了，非優先處理不可。有關田虎部分的問題，我在此之前已撰文論及，在此不作多談。本篇乃是接續之作，將承繼前文所得的結論及有關資料，對這段剿王部分作深入的剖析。

簡本《水滸傳》的版本甚多，每種本子不單在情節上各有差異，而且在內容上也多寡有別，各種本子的字詞的使用上各有不同，選取何種本子作為考研之底本至為重要。本文以探考《水滸傳》故事的演化為中心，以現存最早的插乙本為據，當屬最理想的選擇。^(註7)可是在插乙本中，王慶將士的名字略有前後不一之

6. 有關論文參見：雲告，〈平田虎、王慶部分與百回本《水滸》不一致〉，《求索》，1982年3期（1982年6月），頁93；劉華亭，〈從《水滸》行文本談征田、王兩段是後加的〉，《濟寧師專學報》，1996年4期（1996年12月），頁58-61。二作都從不同方面舉出例證，說明繁本的田虎、王慶故事乃是後來補充插入之作。還有王利器指出了繁本田、王故事元素的來源，見王利器，〈《水滸傳》田王二傳是誰所加的？〉，《耐雪堂集》，訂補本（臺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頁301-307（全文頁291-308）。此文原載於《文學遺產增刊》，1期（1955年9月），頁381-393，後收北京版之《耐雪堂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240-254。
7. 插乙本是現存簡本中刊行時間最早的本子，而插甲本則由於刪節部分較多，刊行時間應較晚。但最重要的是這兩種插增本與《評林》本以後的簡本在情節和人物對白上有很大的不同，下文將有詳細的介紹。所謂的插乙本，乃是由德萊斯頓本及梵蒂岡本兩個部分組成；而插甲本則是由斯圖加特本、哥本哈根本、巴黎本以及牛津殘葉四種不同的部分結合而成的本子。有關這些插增本的組成情況，馬幼垣有很詳細的解說。讀者可詳參馬幼垣，〈影印兩種明代小說珍本序〉，《水滸爭鳴》，2期（1983年4月），頁132-138，後收其著之《水滸論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頁19-28。馬幼垣教授之《水滸論衡》及《水滸二論》另於07年8月由北京三聯書店發行大陸版，唯文字略有修改以及錯字誤刊甚多，在引用上如新版無訂正之處，則以臺灣聯經版為準。

弊，是以在進入正文之前，可先按情節和名字的關係作一整理，以方便下文討論。

或許是由於王慶部分的出場人物較少吧，王慶將士在名字上出問題的現象相較田虎部分簡直是難望項背，情況說不上嚴重，但問題仍須處理。整段王慶故事中，名字需訂正者僅得二人，均統一出現在第五仗越江城之戰中。首先有越江城統帥危昭德，此人的名字在小說中經常變化不定，如介紹他出場時作「危昭德」，後忽作「危昭得」，時又作「危招得」。三個名字的字形均甚為相似，僅得部首不同之別，選用何者均無大分別，其中作「危招得」的次數最少，而且幸好這三種變化都無損讀者的理解，諒此不致將他視作三個不同人物來處理。三者的分別既然不大，就取初次介紹時所作之「危昭德」。此外還有危昭德的部下韓凱。小說恆多稱他為「偉凱」，但「偉」非中國傳統姓氏，用之則略嫌奇怪，統一作「韓凱」較為合宜。在王慶部分的人物名字有變化者僅此二人，其餘的都無大問題。

二、田虎降將與淮西故事的關係

交代了背景後，可在此談一下田虎降將與淮西故事的關係，這對理解征討王慶的過程甚有幫助。簡本王慶故事蘊含的問題很多，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田虎降將部隊的出現。

小說發展至後半部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名已定，石碣天文，一百零八人排下座次，共聚忠義堂，以此作為前半部故事的終結，招安征寇部分的開端。排定座次雖然有助鞏固梁山人物的內部結構，將其中不同集團、黨派及山頭勢力的不和消滅，使之成為一個大整體，^(註8)並解決各人排名先後的爭執和推讓，^(註9)本意原是良好的。不過，在排座次中上演天降石碣的一幕，將梁山人物神

8. 由於梁山是由不同集團的人物以及各山頭的勢力聚合而成的一個整體，成分非常複雜，單計宋江的嫡系部隊，便已包括了江州派的戴宗、李逵，揭陽鎮派的穆氏、張氏兄弟，清風鎮、清風山、對影山、鄆城縣幾個集團。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各山頭的勢力，如少華山史進、桃花山李忠、芒碭山樊瑞、枯樹山鮑旭、二龍山武松，魯智深，加上晁蓋原梁山泊一黨，以及以呼延灼、關勝為首的官軍集團，說到這兒，還未列入其餘的游離分子，如北京的盧俊義、燕青，滄州的柴進等，因此，梁山成分是如何的複雜，由此應可概略見出。有關梁山各集團在小說首七十回的內部暗戰的情況，王北固有精采的解說，值得一看。有關見解，讀者可詳見王北固，《水滸傳的組織謀略》（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此書後排印了大陸版，並於2003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發行。

9. 小說由第1回至第71回之間，大大小小共排座次七次，每次排名由於有新人物的加入，所以免不了有名次上的調整。如在第19回林冲火併王倫後，吳用等排下各人座次，林冲便有推讓之事；又如第35回花

化，則亦表示著素以來者不拒而享負盛名的梁山泊，今後得更弦易幟了。小說在七十回以前的故事中，經常都會出現不少人物因慕及時雨宋江之大名而加入梁山泊的，而且也可以見到有不少官軍名將因抵擋不了宋江的美言而改投山寨之事。這兒宋江搬出石碣文字來，以上應天星爲名籠絡眾人，最後排定了各人的座次，這表明了以往的門戶開放政策已不合時宜，換上的是一面閉關政策業已生效的告示。宋江這麼一弄，梁山泊自此怎能再招攬人材呢？至此尙未上山或正準備入夥的人物若見這個狀況的話，想來加盟的相信也不敢來了。出現這個情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宋江肯定了梁山人物爲天星，新加入的人物沒有這個名銜，這樣怎不使他們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如宋江再耍老方法，替這類新來聚義的人物多添個星宿封號，便與石碣天文相衝突了。就算能接受這個衝突，新加盟的人物之位置也定然是排除於天罡地煞之外的非我族類，在層次上始終有異於早已排定的一百零八人。所以無論怎樣編排都出問題，幸而在招安過程中再沒有新力軍主動加入梁山之事，否則便很容易壞了那一百零八人的所謂天數了。

宋江排座次之舉雖有正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無疑是自斷後路之行爲，當舊有頭領陸續戰死或病亡後，梁山最終會弄得個人材凋零的局面而走向滅亡。要解決這個問題，退一個層次的辦法便唯有像《水滸傳》的續書那樣，搬出梁山人物的後代來充撐場面，如《水滸後傳》生出了花逢春（花榮之子）、呼延鈺（呼延灼之子）、徐晟（徐寧之子）、宋安平（宋清之子）四人；《說岳全傳》添了張國祥（張青之子）、董芳（董平之子）、阮良（阮小二之子）、關鈴（關勝之子）等等。這種天上星宿的後代在名義上始終較外來投誠者來得尊貴；加上這樣一代接一代，也算是可彌補這個缺陷。不過，《水滸》的續書始終沒有將重點放在這批後輩身上，而僅是讓他們擔當一些跑龍套的角色而已。搬出梁山人物的後代這一招始終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因此可以說，排座次是奠定梁山最終失敗之基石。

解析了排座次的潛藏問題後，可再看看原梁山集團的限制。招安順利過渡之後，宋江人馬正式掛名天兵，之後要面對的就是四處征寇的連番惡戰。但事實上，

榮、秦明入夥，當時由於秦明是花榮的妹夫，故在排名上以花榮爲先，秦明爲後，至第 71 回大聚義時竟以漠視了這個因素，秦明反壓在花榮之上。另外最重要的，還是宋江在揭開石碣天文之後，明言「眾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容與堂本，卷 71，葉六下），借天言以防各人之爭執。宋江之言，正暗示了在排名上應有爭拗之事。

梁山人馬真正的戰鬥只得方臘一次，其結局大概正如鄭振鐸所言，老早便已安排各人死於此役了，(註 10)因此不管在征遼，還是在「插增」的田虎和王慶幾戰中，梁山人物只有傷的份兒而無戰歿的可能，在招安和征遼國多場戰事中，梁山原班人馬都得上天眷顧，如呼延灼、張清等在征討中都只有驚無險，無論受多重傷，最後總能化險為夷、安然無恙的繼續征戰。由此，宋江差不多以近乎無敵的姿態進入河北戰場。不過，沒有傷亡的戰爭太不像樣了，如果小說一味只寫宋江如何擊敗敵軍、所向披靡的話，便似乎脫離現實太過。加上除了河北戰事外，日後還得應付王慶和方臘兩役，小說不可能每次都拉出甚麼宋軍大將出來為敵軍祭旗，如征遼時朝廷曾派王文斌。為了使故事合理，製造宋軍傷亡，又要保原梁山人物之性命直至方臘故事，作者便不得不為宋軍注入新血以作替死鬼之用。故事進入河北戰場，對外族戰爭已過(招降遼將為己用存在民族心理的問題，且不易處理)，這正是招降敵將的最好時機了。在剿田故事後，有別與原梁山人馬的降將集團形成，並共同邁向淮西戰事。

可惜的是這支降將部隊的處境真是窘迫得很。原梁山派在排座次時，一百零八人已是所謂的星宿下凡，而降將集團中除了喬道清、瓊英、孫安和馬靈四人可說是稍有來頭外，其餘的頂多只是凡人一名，地位自形低下是在所難免之事。而且兩隊人馬同歸宋江統率，既仙凡有別，加盟時間又先後不同，分成兩個派系亦是意料中事。加上作者對梁山原部呵護有加，依舊以留駐一地的這等絕不高明的保護手法使他們盡量遠離戰區，減少不必要的傷「亡」。(註 11)因此，在河北戰事中加盟的田虎將士，至小說完結時始終是背負著降將的名義，與梁山的天罡地煞成兩個不同的體系，如方臘之戰時每回之末都將梁山人物與降將集團的戰歿分開報告，可說是這個觀點的典例。儘管降將的地位如此糟糕，然而他們出現的主要作用是為梁山作代罪羔羊，故在整段王慶故事中，梁山人物除了李逵稍有大特寫外，(註 12)其餘的總是退居次席，焦點仍主要是落在這班田虎降將的身上，尤其是孫

10. 見鄭振鐸，〈水滸傳的演化〉，《中國文學研究》，1957年，頁114（全文頁101-157）；原載《小說月報》，20卷9號（1929年9月），頁3-30。

11. 這類手法基本上多餘之極，就算作者寫他們盡數上戰場殺敵，只要作者要他們不死，他們根本不可能會有犧牲之事。

12. 有關李逵在淮西部分的個人表演時間及其中的問題，我已撰文專談，有關論文〈從李逵戰鬥小隊的陣容看《水滸傳》後半部故事的關係〉，亦於2008年1月3日至5日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重讀經典：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安。這批田虎降將事實上才是淮西征討戰的真正主角，而淮西戰場則是他們領死的舞臺。河北降將與淮西故事的關係，正在於此。

三、田虎降將集團的總人數

降將部隊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以外的新幫手，在征討王慶故事時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其殘部更戰至方臘部分才告殉職。這批降將雖然在淮西故事中一直擔任重要角色，但這夥新力軍的整體人數到底有多少，始終是一個謎。小說從沒有正式交代田虎降將的成員名單，河北戰事結尾部分的處理敷衍得很，簡直可以說是草草了事，就是卞祥率部下投降之事都含混過去，試問又怎會有空去報告整段河北部分的降將總數呢？當故事進入淮西後，極盡簡約本色為能事的簡本只在宋江分兵出發進攻王慶之際，才馬虎地透露出這段戰事出陣的總人數，某程度上或可將這個責任歸結於簡本的刪節上。插乙本「梵帝崗本」對宋江陣容的介紹是這樣的：

「頭一哨：副先鋒盧俊義部領正偏將佐五十九員；喬道清引馬步軍兵一十七萬，由陸路而進。第二哨：先鋒使宋公明部領正偏將佐六十員，山士奇率游騎雄兵四十萬；水軍頭領李俊帶領將佐一十八，卻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張橫、張順、童威、童猛，共率水軍七萬，撐駕望瀾江進發。其餘押陣將佐三十二員，卻是蕭讓、金大堅、樂和、朱貴、朱富、蔡福、蔡慶、李立、李云、焦挺、石勇、王定六，引領馬軍五萬，隨護張招討為後軍接應。」^(註 13)

這個出陣的介紹在版本方面的問題不大，起碼在報告人數上沒有出入，僅詳略有異，故不花篇幅在此多談了。^(註 14)在插乙本的描述中，水軍總數為十八員，

13. 見梵帝崗本，卷 21，第 100 回「快活林王慶使鎗棒，三娘招王慶入贅」，葉二十三下至二十四上。

14. 有關這段介紹，查手上的簡本，除所據之插乙本外，還有插甲本「巴黎本」(20.23b-24a)、《評林》本(21.23b-24a)、劉興我本(21.17a)、黎光堂本(21.17b)、《英雄譜》本(17.12b-13a)、北圖出像本(9.21b-22a)、《漢宋奇書》本(49.24b-50.1a)。這八種簡本在介紹宋江軍的總人數上都相同，而在兵數上《漢宋奇書》本則較為特別，如各本均作「山士奇率游騎雄兵四十萬」，獨《漢宋奇書》改作「四千」！這可能是由於此書編者覺得山士奇以一田虎降將的身份，竟能一人獨領四十萬雄兵，似乎甚不合邏輯而作修改吧。的確，在田虎降將中，喬道清既為軍師，又懂道術，身為郡主的瓊英也忌他三分，公孫勝也敵他不過，但喬道清在出陣時只得領十七萬馬步軍兵，反而是逃兵一號的山士奇竟能領雄兵四十萬，實在不能置信。

但名字有作介紹只得七人，其餘十一人到底是誰可謂無從稽考！這不合小說介紹人物陣容的一貫技倆，應是刪削的結果；至於押陣的三十二員中只報告了十二人，道理亦是一樣。雖然在交代人物屬於何隊上有缺漏，但可喜的是在報告人物的總數上大概未有受刪節的影響，只要算術不差，便不難從這張宋江陣容的出陣名單中計算出當時梁山部與降將陣容的總人數。這就是：

盧俊義 + 59 員 + 喬道清 + 宋江 + 60 員 + 山士奇 + 李俊 + 18 員 + 32 員

將上面的人數加起來後應可得出宋江軍的總人數是 174 人。在扣除梁山 108 人後，田虎降將的總人數應是 66 人。

在前作幾經整理後，已得出田虎總將數為 201 人，降將中名字可知者為 70 人，連同回雁峰強人唐斌、文仲容、崔埜、乜恭以及孫安之子孫岳 5 人後，降將集團的實際人數應是 75 人。^(註 15)除此之外，這 75 人之中還牽涉了很多問題，如余呈、任光和范簡等人在河北戰事中沒有正式投降宋江之事，故在整理時未將他們算入那 70 人之中，而只列作欠交代人物處理；再如凌州之戰所捕之秦昇、馬異、赦先、董澄四人，以及石羊山房玄度等十將雖名為投降，但他們在投降宋江後便仿如懂隱身法般消失遁去，無跡可尋，其下落至方臘故事完結後仍未有分曉，他們有否隨隊進軍淮西真是值得懷疑。因此，若嚴謹處理的話，在投降後沒有再出場者一概不列入計算範圍，之前歸作下落不明的將士若有在淮西方臘戰事出現則作納入，方為合理。

有了這個整體的概念後便可正式點算了。

若按情理分析，《漢宋奇書》編者的做法可謂再合理不過了。另外，其他不同的地方還有稱謂的不同，劉興我本、藜光堂本、北[圖]出像本、《漢宋奇書》本，一概稱盧俊義為「副元帥」、宋江為「正元帥」，而不像插乙本等作「先鋒」。除此之外，還有出陣的稱呼，插乙本以「哨」作為分隊名稱，劉興我本、北[圖]出像本、《漢宋奇書》本則作「隊」，藜光堂本更奇怪的作「墜」。從上面幾項用字情況，已可大概見出各種簡本的關係了，想特別一提的是劉興我本和藜光堂本，二書一向被視為同版所刻，關係十分密切，問題反而在先後之別。長澤規矩也認為藜光堂為早，馬幼垣則指出藜光堂本有修改之跡，似為後出。不過，從文字的分佈上所見，這段介紹宋江陣容在劉興我本中是刊刻於葉十七上，而藜光堂本則在葉十七下，位置足足移動了半葉之多了，這豈是停留在同版異書的問題上。從版刻上的不同大概可以見出藜光堂本的內容可能較劉興我本為多，差別程度可能不單只在修補錯漏，反而更在內容的增益上。加上在用字方面，劉興我本作「隊」已沒問題，藜光堂本根本沒有必要強改作莫名其妙的「墜」，弄至句子意思完全不清，訂正錯誤這個觀念或許也得重新考慮。二書存在的問題似乎很多，全面校勘二書看來也是日後有必要做的工作。

15. 有關田虎降將的情況，我曾在〈簡本《水滸傳》田虎故事探析〉一文中有詳細的討論，茲不在此重複。另，此文將刊在《九州學林》。

首先是計算田虎降將的真實數目。在日後有上陣而在剿田戰事中沒有言明有降宋江者，計有余呈、任光、于玉、吳得真、江度、許宣、沈安仁、范簡，共爲 8 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人物，就是宋元（淮西部分作米元，米字應是宋之誤刻）。此人在淮西戰事雖有出場的記錄（與江度和吳得真二人在第三仗梁州城之戰並肩作戰後便再沒出現），但至方臘故事完結時仍未見其戰死或離隊之事，宋元下落之不詳可謂情節脫落的顯證，相信宋元陣亡之事的脫落與小說的刪節有密切的關係。姑且不論宋元是在何時被殺，但他現身於淮西故事則是事實，這點就足可將他置於計算之列了。因此，田虎降將的總人數應爲 83 人（75 人+8 人）。若降將的數目果真如此的話，宋江在征討王慶時應該是一支總將數達 191 人的龐大隊伍（108 人+83 人），單單在河北戰事便已收降得 83 人，其中更不乏高手，如喬道清、馬靈等，二人的能力絕非梁山人物可以抗衡的。相較之下，梁山人馬與田虎降將在人數上可謂相差無幾，比率約是 1.3 比 1。這批降將的總數實際與原梁山派差距不遠，但至小說完結時他們仍只得掛著降將的招牌，實在可悲之極。以朝廷的角度而言，梁山人物是由招安而來，實際上也算是降將。

接下來可嘗試扣除有投降而從此沒有再在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包括剛才所講的秦昇、馬異、赦先、董澄四人及房玄度等十將，共爲 15 人，83 人減去 15 人，是 68 人，與 66 之數還有二人之差，這個差距或與吉麟和王信的存亡問題有關。筆者會留意吉麟和王信二人，乃是由於在方臘之戰後，蘇林嶺和白虎嶺二戰的降將全告陣亡和離隊，獨幸存吉、王二人，這個處理可謂相當奇怪。吉麟、王信二人既非有過人之處，亦非重要人物，僅存活此二人有何作用可言？故事已到尾聲，更沒必要留此活口，在邏輯上說不過去，而且小說也再沒提及二人的去向。再翻查紀錄，二人在淮西戰事時已沒了蹤影，最後的活動時間是在河北，這一點就使筆者懷疑二人在河北之戰時已告陣亡，因而沒有參與淮西戰事。若扣除此二人後，正合上文 66 人之數。

在河北戰場上投降而曾在王慶和方臘兩部分出戰的 66 人是：1.曹洪、2.盛本、3.池方、4.葉清、5.瓊英、6.喬道清、7.朱達得、8.懷英、9.貢士隆、10.申屠禮、11.于茂、12.洪資、13.司存孝、14.山士奇、15.陸祥、16.宗得真、17.孫安、18.鄂全忠、19.相士成、20.胡遠、21.潘迅、22.潘速、23.姚期、24.姚約、25.白玉、26.栢森、27.安仁美、28.馬靈、29.邊文進、30.武能、31.戎江、32.索賢、33.党世隆、

34.凌元傳、35.張瑾、36.郁正、37.邢玉、38.林旺、39.項忠、40.段志仁、41.陳雷、42.倪宣、43.苗道成、44.倪光甫、45.陸招、46.卞祥、47.卞江、48.李勝、49.余呈、50.任光、51.于玉、52.吳得真、53.宋元、54.江度、55.計宣、56.沈安仁、57.范簡、58.馮山、59.盧元顯、60.山景隆、61.水順流、62.唐斌、63.文仲容、64.崔埜、65.七恭、66.孫岳。

從田虎和王慶兩部分所見，當前者在扣除有問題的將士後，所得的 66 人正與後者報告的吻合，單就這一點而言，已足以肯定田虎故事與王慶後半部故事的關係非不尋常，其作者極有可能是同一人。這個話題還未完結，不過留待下文討論真假王慶的問題時再作最後結論。

四、回末折將名單潛藏之問題

在征寇故事中，宋江除了在河北戰事得田虎降將的加盟，在淮西部分亦罕有地得王慶降將之來投，不過情況已遠非如河北戰事般之陣容鼎盛，而是零零散散的三數人而已。統觀整段王慶討伐戰，真正投靠宋江的王慶將士，只得兩對兄弟：蕭引鳳、蕭引凰及胡俊、胡顯四人。或許這是出於情節安排的問題吧，故事發展至王慶部分，作者連清理田虎降將也來不及，焉能顧及新來的王慶降將？情況既是如此，所以每當有王慶降將新投宋江時，小說一改以往苟存降將性命以留待日後所用的老規舉，乃下一格殺令，絕不容許他們存活下來。故事每當肯定他們的加入後，定然盡速安排他們在接下來的戰事中提早離場，蕭、胡兩對兄弟的命運正是如此。然而，可能會有反對者對此提出質疑，就是認為王慶降將之多寡實與人數之多寡有關，河北將數達 201 人，來降者自然由此增多；淮西將士陣容單薄，僅是一個只得 50 人的小集團，自然不可能有太多降將入夥。的確，王慶部份出現降將的情況不單次數少，而且人數寡，但二者相較起來，宋江從田虎 201 人中收得降將 83 員，比率接近四成；但在王慶時僅在 50 人中收得 4 人，比率連一成也不到，而這 4 人更瞬即魂斷亂葬崗，敢問這種見解怎能說得過去呢？

至於田虎降將方面，由於宋江原梁山人馬基本上在淮西討伐戰中參戰的機會

不高，左邊十員不是看守了梁州城，右方十五員就是駐紮到洮陽城去，^(註 16)有參戰的也多避了王慶集團之鋒銳（除李逵戰鬥小隊有較大表現機會），並由田虎降將作先鋒衝陣殺敵。降將集團之與王慶軍互相廝殺，最後就是得個同歸於盡的結果（二者的死傷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田虎降將折損 39 人，王慶部下陣亡 38 人），梁山人馬無形中坐收了漁人之利。作者既如此安排，每回均有出現田虎降將的陣亡消息便是可以預見之事。

王慶降將旋叛即死的下場不僅可憐，其待遇也沒有田虎降將的那麼優厚。淮西部分的征討戰爭主是要去消滅田虎之餘孽，在後半部故事基本上每回都能收到田虎降將陣亡的消息，作者為加深讀者對他們的印象，對田虎降將的死可說是別出一番心思，在每回之末都精心設計了該回降將之折損名單，使讀者一目了然。可是作者根本沒有將王慶降將的戰歿與田虎的視作同等觀，在報告每回陣亡將士名字時，小說始終未將這班王慶降將的名字列入其中，如在 101 回折了的蕭引鳳、蕭引鳳兄弟、第 105 回死了的胡顯、胡俊兄弟，小說都未作報告，明顯將他們屏除於田虎降將之外。其境況之淒慘，簡直可以說是降將中的降將，地位較田虎降將還不如。

介紹了有關田、王降將的情況後，相信讀者對這個故事的佈局已有初步的理解，接下來可正式進入主題了。在淮西故事宋江征討部分，差不多每回之末都附有一張田虎降將的折損名單，這幾張名單蘊含的秘密實在不少。現在可先看看插乙本各回報告田虎降將陣亡的情況（回數在各種本子略有不同，下列之回數悉據插乙本）：

16. 宋江在征討田虎和王慶二役中，對原梁山人馬都有特別保護的措施。除了在河北戰事時留林冲等二十多員在凌州做甚麼缸之外，在淮西部分則仍故技重施，對梁山人馬呵護備至，如留守梁州的有朱武、董平、楊志、徐寧、索超、史進、穆弘、雷橫、楊雄、石秀十員；停紮洮陽的則有孫立、黃信、宣贊、敖思文、韓滔、彭王已、單廷珪、魏定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王英、扈三娘等十五員。如此宋江一百零八將中，有近四分之一實際上沒有參與王慶戰事，不上陣作戰的梁山人馬又絕不可能有傷亡的機會。不過，梁山人物陣亡之事似乎早定於方臘故事中，就算他們在田、王二戰中不斷出戰，按理也不會有戰死之事，最多只能像張清在征遼故事中，在頸項上中上了一箭也能近乎神蹟出現般救活過來，並能繼續上陣殺敵。從這個角度來看，作者保護梁山人物的舉動不僅顯得十分多餘，而且技巧亦很幼稚。

回數	回目	在內容上的折將情況		回末折將名單
101	宋公明兵度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神 (祁)城	1. 呂梁關	/	折將五員： 1. 江度 2. 吳得眞 3. 姚期 4. 姚約 5. 白玉
		2. 石祁城	1. 余呈 2. 任光 3. 于玉	
		3. 梁州城	1. 江度 2. 吳得眞 3. 姚期 4. 姚約 5. 白玉	
102	缺 插甲本作： 李逵受困于駱谷 宋江智取洮陽城	4. 洮陽城	1. 沈安仁 2. 計宣 3. 朱達得 4. 山士奇 5. 陸祥	折將五員： 1. 沈安仁 2. 朱達得 3. 計宣 4. 山士奇 5. 陸祥
103	宋公明遊江翫景 吳學究帳幄談兵	往越江城途中	/	/
104	燕青潛入越江城 卞祥智取白牛鎮	5. 越江城	1. 盛本 2. 山景隆 3. 池方(活捉) 4. 盧元顯 5. 水順流 6. 葉清	折將三員： 1. 葉清 2. 李勝 3. 安仁美
		5 上・白牛嶺關	1. 李勝	
		5 下・九灣河	1. 安仁美	
105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雪天渡越水	5 下・九灣河	1. 孫安	折將四員： 1. 孫安 2. 懷英 3. 貢士隆 4. 申屠禮
		5. 越江城	1. 貢士隆 2. 申屠禮 3. 懷英	

106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鷲山滅妖	6. 東鷲山	1. 曹洪 2. 馮山	缺
107	宋江火攻秦州城 王慶戰敗走胡朔	7. 紅桃山	1. 宗得真 2. 范簡 3. 于茂	折將七員： 1. 宗得真 2. 范簡 3. 于茂 4. 司存孝 5. 洪資 6. 相士成 7. 胡遠
		8. 密慶寺	1. 司存孝 2. 洪資	
		9. 秦州城	1. 相士成 2. 胡遠	

單看此表，相信已能清晰見到小說在內容與折將名單上報告田虎降將的折損情況絕對是兩碼子之事，其中牴牾之處，不知凡幾，茲就逐一論析之。

甲、余呈秘密之破解

宋江征討王慶之始，在折將上便立刻出現問題。第 101 回在報告折損將士上共為五名，但從該回的內容上追查所得，實際應為八員，其中缺報了余呈、任光和于玉的死訊。這到底是漏報，抑是別有玄機，在討論下去之前，可先回顧一下歷來對余呈研究之意見，真相便一目了然。

日本漢學泰斗白木直也（1909-1996）及《水滸》專家馬幼垣教授對田虎降將余呈的問題都甚表興趣，並對其在插增本及《評林》本之間的差異多番關注。有關余呈的疑團，二人撰文甚多，^(註 17)可惜他們所得的結論仍未能解開這名降將的秘密，故仍可在此作某程度的補充。

白木直也在 1965 年撰寫有關巴黎本《水滸傳》的研究時，在插增本與《評林》本的比較中，發現了余呈在《評林》本的死亡位置有被往後延的改動，回末的折將名單中亦因補上了余呈之名而由五人改為六人，白木氏從這些線索推測延長余呈性命的改動是與余氏的宗族心理有關。^(註 18)稍後，馬幼垣教授在檢查余呈問題

17. 二人主要討論的，是余呈在《評林》本中的死亡位置遭後移，插甲本（巴黎本）和插乙本由於保存了故事的原貌，方知此為雙峰堂余氏之作偽。

18. 見白木直也，《巴黎本水滸全傳の研究》（廣島：自印本，1965 年），頁 85-91。

時亦得到相同的結論，並指出了余呈故事之不同，乃是插增本與其他較晚出簡本最大之不同處。^(註 19)爬梳手頭上八種簡本，有關余呈死亡位置的情況大概如下：

版本	余呈死亡位置後移	回末折將名單修改	
		名字添入	總人數
插乙本	×	×	五人
插甲本	×	×	五人
《評林》本	✓	✓	六人
劉興我本	✓	✓	五人
藜光堂本	✓	✓	五人
《二刻英雄譜》本	✓	✓	六人
北[書]出像本	✓	✓	五人
《漢宋奇書》本	✓	✓	六人

上表所排列出的各種本子，只按大概的刊出時間的先後排列，但刊出之先後與本子的演變沒有直接的關係，晚出的本子絕對有機會保存了小說初期的面目，反之亦然。

從各個版本的比勘中，可以見出晚出的本子，自《評林》本之後都力求盡善，不停地修補折將名單中有關余呈名字的缺漏。除了手頭上所持的本子外，馬幼垣教授指出映雪草堂本、李漁序本、124 回本、南[書]出像本等四種簡本都有跟從《評林》本而讓余呈的死亡位置往後移。^(註 20)從這條資料可以更清楚的見到現存所有

19. 馬幼垣，〈牛津大學所藏明代簡本《水滸》殘葉書後〉，《水滸論衡》，1992 年，頁 9-12（全文頁 3-18），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1 年 4 輯（1981 年 11 月），頁 47-66；〈現存最早的簡本《水滸傳》——插增本的發現及其概況〉，《水滸論衡》，1992 年，頁 93（全文頁 55-96），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 3 輯（1985 年 9 月），頁 73-121；〈兩種插增本《水滸傳》探索——兼論若干相關問題〉，《水滸二論》，2005 年，頁 199-207（全文頁 127-209），原收馬幼垣編校之《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香港：自印本，2004 年），頁 1-62。

20. 見馬幼垣，〈現存最早的簡本《水滸傳》——插增本的發現及其概況〉，《水滸論衡》，1992 年，頁 93（全文頁 55-96），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 3 輯（1985 年 9 月），頁 73-121；馬幼垣，〈南京圖書館藏《新刻出像京本忠義水滸傳》考釋〉，《水滸二論》，2005 年，頁 262-263（全文頁 247-264），原載《第二屆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2002 年），頁 84-101。

的簡本在余呈戰死的問題上都很統一地與插增本有別，而且更加肯定了插增本對研究《水滸傳》簡本前期的演變有重要的作用。又從上列的簡本所見，余呈的問題大概可歸納為三種不同的類型，尤其是在回末之折損名單中可以約略窺見余呈故事的訂正過程，由此可知有關余呈的修改過程大概經歷過三次變化：

第一類是插增本系統。這保存了簡本最早期的面貌，代表的本子是插乙本和插甲本。這兩種本子既是現存最早的簡本，余呈的死亡位置既未移動，回末的折將名單也未有整理。插甲本雖稍晚於插乙本，但二者的關係非常密切，而且插甲本有很多情節都較插乙本為簡單，是一個比插乙本有更多刪節的本子。可幸的是插甲本殘存的部分亦剛好包括了整段余呈故事（20.19b），其故事與插乙本相同，未見有任何改動之事。

第二類是劉興我本系統，代表的本子當然是劉興我本（21.21a），還有藜光堂本（21.21b）、北圖出像本（9.26b）三種。三種本子都在插乙本的基礎上作了訂正工作，雖然修補了回末折將名單中余呈名字的缺漏，但在折將的總數上仍依舊作「五員」而未因余呈名字之補入而改成「六員」。添上余呈的名字卻不修正數字上的差異，馬腳便露出了。這三種本子不約而同地出現這個「五六不分」的現象，情況較為特殊，故歸作一類。

第三種就是《評林》本系統。《評林》本的刊行時間是在萬曆 22 年，雖較插增本為遲，但在其餘的簡本中則已屬早期的本子了，如劉興我本是崇禎時代之物。《評林》本的刊行時間既早，而且又對余呈格外照顧，在移置余呈死亡位置之餘，亦在折將名單中補上余呈之名，並將總折將數從「五員」改成「六員」。同可列入這個系統的本子還有由雄飛館在崇禎朝刊行的《二刻英雄譜》（17.20b）以及在清代發行的《漢宋奇書》（50.13b），這兩種本子在再三訂正錯誤的情況下，亦留意到五、六人的問題並糾正之，在回末折將人數統一為「六員」，故又可視作一組。

補充一點，劉興我本的刊行時間既晚於《評林》本，雖在余呈死亡位置上承繼了《評林》本，但在折將總數上卻沒有沿襲下來，依舊仍作「五人」，從這一點可以推知劉興我本系統仍屬修改階段的本子，並保存了簡本發展過程中的前期面貌，而不像《評林》本及《二刻英雄譜》般完善。

看過各個本子的情況之後，相信讀者對余呈問題已有初步的認識，接下來便可揭開這個問題的面紗。

在插增本發現之後，余呈死亡位置之移動可能實在太明顯了，因而成了研究者討論的焦點，其他人物的重要性便相對地低了。若留意一下回目與折將的情況，真相即能發現。

從插乙本第 101 回的偶句回目「宋公明兵度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祁城」所見，其內容極其量只能見到呂梁關及石祁城二戰之描述，至於內容上實際卻包括的第三仗梁州城之戰，其有關介紹則完全脫落，讀者絕對未能從回目中探知此役之一二。由於篇幅所限，今特選上面三種不同類型的本子為例，分別是現存最早的簡本插乙本，還有最先對余呈有完整修改的《評林》本，以及在折將名單上不五不六的劉興我本。用這三種本子進行比較，余呈修改的情況即能盡現：

101 回「宋公明兵度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神(祁)城」	？「宋公明兵度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99 回「宋公明兵渡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插乙本	《評林》本	劉興我本
<p>呂梁關之戰： 魯成出馬大罵：「草寇敢來犯境，交你片甲不回！」余呈出馬喝道：「助惡匹夫，敢自誇口！」兩馬相交，戰到十合，<u>余呈敗走</u>。(21.24b)……</p>	<p>呂梁關之戰： 魯成出馬大罵：「草寇敢來犯境，交你片甲不回！」余呈出馬喝曰：「助惡匹夫，敢自誇口！」兩馬相交，戰到十合，<u>被余呈一刀殺了……即寫余呈爲首功</u>。(21.24b)</p>	<p>呂梁關之戰： 魯成出馬大罵：「草寇敢來犯界，教你片甲不回！」余呈出馬喝曰：「助惡匹夫，敢自誇口！」兩馬相交，戰不十合，<u>被余呈一刀砍了……書余呈爲首功</u>。(21.17b-18a)</p>
<p>石祁城之戰： 余呈見了，挺鎗來戰，謝英鬥上五合，<u>謝英把余呈斬于馬下，任光便來戰劉敏，鬥上十合，亦被劉敏殺死。孫安見折了二人大怒，把謝英斬爲兩截……孫安亦收軍回見宋盧二先鋒，訴說折了余呈、任光，宋江不勝悲泣……</u>(21.25a)</p> <p>只有黃施俊走出西門，<u>于玉追去，被黃施俊一箭射死</u>。(21.25b)</p>	<p>石祁城之戰： 黃施俊敗走，謝英便舉斧來敵孫安。<u>任光便來戰上十合，被劉敏殺死。孫安見折了任光大怒，卻把謝英斬爲兩截……孫安亦收軍回見宋盧二先鋒，訴說折(折)了任光，宋江不勝悲泣……</u>(21.25a)</p> <p>只有黃施俊走出西門，<u>于玉追去，被黃施俊一箭射死</u>。(21.25b)</p>	<p>石祁城之戰： 黃施俊敗走，謝英便舉斧來敵孫安。<u>任光便來接住，戰了十合，被劉敏殺死。孫安見折了任光，卻把謝英斬爲兩段……孫安亦收兵回見宋盧二元帥，訴(訴)說折了任光，宋江不勝悲泣……</u>(21.18a)</p> <p>只有黃施俊走出西門，<u>于玉追去，被黃施俊一箭射死</u>。(21.18b)</p>

<p>話說宋江已得了石祈(祁)城，令人尋于玉屍首，具棺槨與余呈、任光同埋一處……(21.26a)</p>	<p>話說宋江已得了石祈(祁)城，令人尋于玉屍首，具棺槨裝任光同埋一處……(21.26a)</p>	<p>話說宋江已得了石祁城，令人尋于玉屍首，具棺槨與任光同埋一處……(21.18b)</p>
<p>梁州城之戰： 上官義見了，引兵出城殺來，江度舉刀便戰，鬥無數合，<u>上官義揮起鐵槌，打死江度。吳得真見江度落馬，措手不及，被李東刺于馬下。</u>(21.26a)</p>	<p>梁州城之戰： 上官義見了，引兵出城殺來，江度舉刀便戰，<u>上官義揮鐵槌打死江度。吳得真見江度落馬，措手不及，被李東刺于馬下。</u>(21.26ab)</p>	<p>梁州城之戰： 上官義亦引兵出城殺來，江度輪刀便戰，<u>上官義揮鐵槌打死江度。吳得真見江度落馬，措手不及，被李東刺于馬下。</u>(21.19a)</p>
<p>宋江聽得折了二將，悲傷不已，傳令交拔寨都起，先令唐斌、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引兵直到梁州城下搦戰。(21.26ab)</p>	<p>宋江聽得折了二將，悲傷不已，傳令交拔寨都起，先令唐斌、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余呈引兵直到梁州城下搦戰。(21.26b)</p>	<p>宋江聽知折了二將，悲傷不已，傳令教拔寨都起，先令唐斌、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余呈引兵到梁州城下搦戰。(21.19a)</p>
<p>宋陣上姚期出馬與上官義交戰，鬥到三十合，姚期力怯，姚約挺鎗夾攻，上官義力戰二人，<u>上官義一槌把姚期打死馬下，姚約見兄落馬，大驚，措手不及，亦被殺死。</u>(21.26b-27a)</p>	<p>宋陣上姚期出馬，與上官義交戰，鬥到三十合，姚期力怯，姚約挺鎗來夾攻，上官義力戰二人，<u>上官義一槌把姚期打死馬下，姚約見兄落馬，大驚，措手不及，亦被殺死。</u>(21.27a)</p>	<p>宋陣上姚期出馬，與上官義交戰，鬥上三十合，姚期力怯，姚約挺鎗來夾攻，<u>上官義力戰二人，先一鎗把姚期打死下馬，姚約見兄落馬，措手不及，亦被殺了。</u>(21.19b)</p>
<p>白玉、朱達得引兵攻打北門，懷英引兵在南門城下埋伏。(21.28a)</p>	<p>白玉、朱達得引兵攻打北門，余呈、懷英引擡□南門城下埋伏。(21.28b)</p>	<p>白玉、朱達得引兵攻打北門，余呈、懷英引兵住南門城下埋伏了。(21.20b)</p>
<p>上官義不聽，即引軍出城殺來，正迎著秦明，戰上三十合，呼延灼出馬來夾戰，上官義力戰二將……上官義大驚，望洮陽而走。原來肖引鳳見上官義出城，即來東門放火……(21.28a)</p>	<p>上官義不聽，即引軍出城殺來，正迎著秦明，戰上三十合。<u>余呈出馬來夾戰，上官義力戰二將……上官義大驚，望洮陽而走。余呈趕去，冤家，馬失前蹄，被上官義回馬活捉去了。原來蕭引鳳見上官義出城，即來東門放火……</u>(21.28b-29a)</p>	<p>上官義不聽，即引兵出城殺來，正迎著秦明，戰上三十合，余呈出馬來夾戰，上官義大戰二將……上官義大驚，望洮陽而走，<u>余呈趕去，冤家，馬失前蹄，被上官義回馬活捉去了。原來蕭引鳳見上官義出城來，就東門城上放火……</u>(21.99.20b)</p>
<p>白玉陷在壕近，被守門軍殺死。宋江見折了<u>三人</u>，嘆息，</p>	<p>白玉陷在壕邊，被守門軍殺死。余呈趕上官義，被擒，宋</p>	<p>白玉陷在河邊，被守門軍殺死。余呈趕上官義，被擒，</p>

令人尋屍身，其(具)棺葬之……(21.28b)	江見折了 <u>四人</u> ，令人尋屍身具棺葬之……(21.29a)	宋江見折了 <u>四人</u> ，令人尋屍首葬之……(21.21a)
此一回折將 <u>五員</u> 吳得真 江度 姚期 姚約 白玉(21.28b)	此一回折將 <u>六員</u> 吳得真 江度 姚期 姚約 白玉 <u>余呈</u> (21.29a)	此一回折將 <u>五員</u> 吳得真 江度 姚期 姚約 白玉 <u>余呈</u> (21.21a)

劃有底線的部分是余呈及折將情況在這三種本子上的不同點，將三種本子的差異一併臚列出來後，相信已不難看出問題癥結所在。

單就插乙本而言，回末的陣亡名單僅得五人絕有問題，而且這五人一律是梁州城之戰的陣亡者，與首兩仗無涉。評林本和劉興我本雖補上余呈之名，更逕改折將總數為「六員」，但亦無補於事。此回實際的折將數應包括在第二戰陣亡的余呈、任光和于玉三人，共為八員才算正確。插增本之後的簡本一直只關注到余呈名字的補入，完全無視了在石祁城之戰中，還有任光和于玉兩名戰歿者。若那些本子的編改者肯用心細讀一下這部小說的話，相信絕對不會出現這種如出一轍的連帶式的錯誤。不過，幸好他們沒有發現二人名字之漏報，否則便難以證明在插增本以後的簡本是同出一源了。

此回在折將名單上僅列出江度、吳得真、姚期、姚約、白玉這批死於第三戰之將士，破綻甚為明顯。從(一)第 101 回的回目與內容關係之疏離，即回目沒有涉及梁州城故事，以及(二)回末折將名單只報告梁州城之戰歿情況而不包括第二戰之陣亡人物這兩條線索，可以得出結論：現存最早的簡本插乙本的第 101 回是由二回合併而成的，其中界線分明之極，若以圖表方式表達，這條分界線更為明顯：

回數		回目	在內容上的折損情況		回末折將數	
今 101 回	原 101 回	宋公明兵度呂梁關 公孫勝法取石祁城	1. 呂梁關	／	三員	今缺
			2. 石祁城	余呈、任光、于玉		
	分界線					
	原 102 回	？	3. 梁州城	江度、吳得真、 姚期、姚約、白玉	五員	今存

現在由於插乙本將原來 101 回與 102 回所述的三場戰事歸併為一，在保留原 101 回的回目（宋公明兵度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祁城）以作今用之外，原屬此回

的折將名單（報告余呈、任光和尚于玉三人之死訊），以及原 102 回的回目（有關梁州城之戰的介紹）因而給刪掉。現今的 101 回歷二回合併的工序後便成為篇幅和故事都屬頗長的一回了。這個合併過程便使葬身於石祁城之戰的余呈、任光和尚于玉三人不能見於現今之折將名單，而只能見到原 102 回在梁州城之陣亡者。

插乙本的原貌既為如此，後來的簡本不明此點，再經余氏家族大力褒揚余呈之忠勇事跡，影響所及，在《評林》本之後的簡本便一併踏襲這份遺產了。若非插增本之發現，相信余呈故事之真相絕難破解。

乙、余呈死亡位置改動之另一大破綻

從余呈之死這條線索中，除了可破解早期簡本已出現了二回合併的情況外，還可以從其死亡位置的修改中，探知後期簡本的一大破綻。

插增本系統與其餘簡本最大之不同點就是余呈死亡位置之移置。余呈在插乙本中是命喪於第二仗石祁城之戰中謝英之手，至其餘二者都將其死延遲至下一仗梁州城之戰才為上官義所捕，這回於此便告完結。插乙本之沒有在回末之折將名單中交代余呈之死訊，乃出於二回合併，此在上文已有討論。至於《評林》本和劉興我本兩個系統的本子，一概在這張折將名單中補上余呈之名，《評林》本更為符合余呈名字之添入而將折將總數由「五員」改為「六員」。這些動作無疑都是在訂正余呈故事之漏洞。不過，余呈死亡位置經移動後，實際的死亡位置卻並非在現今所見的第 101 回，而是在下一回之始，所以在 101 回之回末折將名單中報告余呈之死其實是絕不合理的。在插增本以外的簡本全犯上這個錯誤，《評林》本和劉興我本有關余呈之死是這樣的：

回數	插乙本	《評林》本	劉興我本
101 回	宋江見折了 <u>三人</u> (21.28b)	余呈趕上官義，被擒，宋江見折了 <u>四人</u> (21.29a)	余呈趕上官義，被擒，宋江見折了 <u>四人</u> (21.21a)
	回末折將名單		
	折將 <u>五員</u>	折將 <u>六員</u>	折將 <u>五員</u>
	吳得真、江度、姚期、姚約、白玉 (21.28b)	吳得真、江度、姚期、姚約、白玉、 <u>余呈</u> (21.29a)	同左 (21.21a)

102 回	<p>捉得余呈來見，二公計議再復州城之策，以敬喚鮮進余呈，余呈不跪。以敬曰：「爾今被擒，肯降否？」余呈曰：「悞遭異手，恨食汝肉，何肯順賊！」罵不絕口。以敬命推出斬之，年纔二十八歲。後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爲證：</p> <p>一點忠貞死義心， 余呈不跪實堪欽。 口罵不移甘受戮， 萬載聞聲淚滿襟。(22.1b)</p> <p>卻說宋江升帳，忽報余呈不跪受死。宋江哭曰：「余將軍不辱君，甘受其戮，是宋某之罪，食其肉當報此仇，哭之不止。(22.3a)」宋江令小軍割心肝以祭余呈，宋江自作祭文云：</p> <p>「哀哉忠良，喪守綱常，須死不跪，受戮志昂，罵不絕口，魂魄渺茫，宋江功畢，亦便身亡。嗚呼哀哉！伏惟尙饗。」</p> <p>祭畢，忽空中顯現言曰：「蒙兄追祭，今歸陰府亦難報答，兄保貴體，百年之日，再得相會。」言訖而去。宋江搵淚面入洮陽捷報，張招討不勝之喜。(22.5b)</p>		<p>捉得余呈來見，二公計議再復梁州之策，以敬教鮮進余呈，余呈不跪。以敬曰：「汝今被擒，肯降否？」余呈曰：「誤遭毒手，恨不食你之肉，何肯順賊！」罵不絕口。以敬命推出斬之，年纔二十八歲。後人有詩爲證：</p> <p>一點忠貞死義心， 余呈不跪實堪欽。 萬古芳名應不泯， 至今青史定褒稱。(22.1a-1b)</p> <p>卻說宋江陞帳，忽報余呈不跪受死。宋江哭曰：「余將軍死不辱君，甘受其戮，是宋江之罪也，哭之未息。(22.2b)」宋江令剖上官義心肝以祭余呈，宋江自作祭文，祭曰：</p> <p>「哀哉忠良，喪守綱常，雖死不跪，受戮志昂，罵不絕口，魂魄渺茫，宋江功畢，亦便身亡。嗚呼哀哉！伏惟尙享。」</p> <p>祭畢，忽空中顯現言曰：「蒙兄追祭，今歸陰府亦難報答，兄保貴體，百年之日，再得相會。」言訖而去。宋江搵淚回入洮陽捷報，張招討不勝之喜。(22.4a-4b)</p>
	回末折將名單		
	／	折將五員	折將五員
	／	沈安仁、朱達德、計宣、陸祥、山士奇(22.5b)	沈安仁、朱達德、許宣、睦祥、山士奇(22.4b)

余呈故事經擴充後，其真實的死亡位置洵不在 101 回，而是在 102 回之初。在《評林》本和劉興我本中，第 101 回最後一段只言「余呈趕上官義，被擒」。余呈的情況僅爲被擒捉，性命尙未受到威脅，故他不應提早作古。二本在下文同將插乙本所折之「三人」（即梁州城之戰後半段死去的姚期、姚約、白玉）改成「四

人」，便不合理了。從上所見，雖然後來的簡本在 101 回之折將名單中補上余呈戰死之消息，但經修改後的余呈，其死亡位置業已移至第 102 回，《評林》本和劉興我本依舊在 101 回率先報告此事，這個衝突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由此可知在插增本以後簡本在報告余呈死訊一事處理得相當混亂，而出現這筆糊塗帳只得一個可能：整個修改過程絕非出於一人之手，而且第一步的修改，必是在折將名單中補回余呈的名字，其次才是延遲余呈之死，這樣方能合理解釋這個現象。

在此可順帶中提余象斗在《評林》本中贊頌余呈詩的問題。當余呈被斬後，余象斗便題詩：

一點忠貞死義心，
余呈不跪實堪欽。
口罵不移甘受戮，
萬載聞聲淚滿襟。(22.1b)

但此詩在劉興我本的面目略有不同：

一點忠貞死義心，
余呈不跪實堪欽。
萬古芳名應不泯，
至今青史定褒稱。(22.1a-1b)。

與劉興我本屬同一系統的藜光堂本（22.1b）及北圖出像本（9.27b），此詩與劉興我本同；至於《二刻英雄譜》本連詩也沒有，只補上：「後人見余呈先受田虎爲職，今能盡忠報國」句（17.21b），便告了事。《漢宋奇書》本贊頌余呈詩（50.15b）則與劉興我本同。《二刻英雄譜》與《漢宋奇書》雖同爲上《水滸》，下《三國》之本子，雖然上面將二書與《評林》本列作一組，但從此例可以見出二者實存在很大之分別，在簡本的演化上血緣關係甚薄。至於《評林》本中所題之詩有別於他本，此詩之後二句明顯爲余象斗之個人創作也。（註 21）

21. 馬幼垣亦曾留意余象斗對此詩動手術的情況，詳見馬幼垣，〈從評林本《水滸傳》加插的詩句式評語看余象斗的文抄公本色〉，《水滸二論》，2005 年，頁 238，239，244（全文頁 235-246）。

丙、第 104 回及 106 回的折將問題

插乙本第 104 回「燕青潛入越江城，卞祥智取白牛鎮」總共包括三場戰事，分別是越江城、白牛嶺以及九灣河，在折將數目上也是有漏報的現象，這與 101 回的情況非常接近。不過，二回合併的現象並沒有像 101 回那麼明顯，從回目與內容的比較中，可以見出回目並沒有反映出九灣河之戰；在回末折將名單中卻是漏報了在越江城之陣亡將士之其中五人：盛本、山景隆、池方、盧元顯、水順流，獨葉清之死在回末中得到報告。在這個混亂的情況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從內容中尋找線索。

細查此回後，盛本、山景隆和池方三人是當哨探打聽越江城情報時遇害的，事見插乙本卷 12 葉十一上（池方在這時只言被「搭住活捉去了」，但下文向李俊報告時言「折將三人」（12.12a），明顯池方應是被殺而非給捉了，這裏的文字應遭改動和刪節）。後來李俊為其報仇而進攻越江城時，又折去了盧元顯和水順流二人，事見卷 12 葉十二下，李俊等方報知宋江折將之事，這一敗才引發出燕青潛入越江城之事（葉十三上）。第 104 回從葉十上開始，至葉十三上才出現燕青獻計，而葉清之死及燕青失蹤則是發生在葉十四上。所以從這個脈絡看來，以二回合併的理由來解釋回末折將名字的缺漏應能說通。若以圖表展示，情況會更清楚：

今 104 回：燕青潛入越江城，卞祥智取白牛鎮					
	回目與內容關係	位置	事件	陣亡人物	回末折將名單
葉十上：本回開始					
原 104 回	／	葉十一上	打探越江城情報	盛本山景隆池方	缺
	／	葉十二下	李俊攻打越江城	盧元顯水順流	
	燕青獻計	葉十三上	李俊戰敗折將五員	／	
分界線					

原 105 回	燕青潛入越江城	葉十四上	危昭德乘夜火攻	葉清	葉清 李勝 安仁美
	卞祥議攻白牛嶺關	葉十四下	孫安攻打白牛鎮	李勝	
	／	葉十五上	孫安到達九灣河	／	
	／	葉十五下	孫安戰敗九灣河	安仁美	
葉十五下：本回完結					

現今插乙本 104 回的回目「燕青潛入越江城，卞祥智取白牛鎮」只能反映出分界線以下的內容，此回的折將名單亦僅報告這個部分的折損情況，這兩方面的資料均未照顧到分界線以上，即原 104 回的部分，所以第 104 回的折將名單中缺少盛本等五人之名，實出於二回合併之結果。

不過，第 106 回「公孫勝馬耳山請神，宋公明東鷲山滅妖」之沒有回末折將名單一事（此回折損了曹洪及馮山二人），一時也茫無頭緒，不知從何破解。

對於回末折將名單的情況，發現的東西只有這些，筆者能找到的解釋方法亦只是如此。個人能力有限，讀者如有興趣或有質疑的話，歡迎繼續探索，找出事實的真相方為治《水滸》首要之務。

有關折將名單之事，可在此交代一下各簡本的情況，這對理解各簡本的關係不無幫助，茲表列如下，回數依舊沿據插乙本：

版本 \ 折將名單	101 回	102 回	103 回	104 回	105 回	106 回	107 回
插乙本	✓	✓	無	✓	✓	缺	✓
插甲本	✓	佚					
《評林》本	✓	✓	合併		✓	合併	
劉興我本	✓	✓	無	✓	✓	缺	✓
藜光堂本	✓	✓	無	✓	✓	缺	✓
《二刻英雄譜》	✓	✓	合併		缺	合併	
北圖出像本	✓	✓	無	✓	✓	缺	✓
《漢宋奇書》本	✓	✓	無	✓	✓	缺	✓

插甲本是個殘本，佚失部分很多，故只能見到第 101 回的折將名單。至於劉興我本、藜光堂本、北圖出像本和《漢宋奇書》本這四種本子的情況一概都與插乙本相同，同缺第 106 回之折將名單。事有湊巧，《評林》本和《二刻英雄譜》在此回以及無折將出現的 103 回竟出現與下回合併的現象，這個做法無形中抵消了缺漏名單的問題，並統一使每回之末都有一張報告該回折損將士情況的單子，手法的確算是高明。由此可以見出《評林》本和《二刻英雄譜》有較密切的關係，這就連合併後所選取的回目也是一樣。^(註 22) 雄飛館在整理《二刻英雄譜》時，曾參考過《評林》本的機會很大。此例亦可見出《漢宋奇書》本與《二刻英雄譜》實有很大分別。

至於《二刻英雄譜》特缺 105 回的折將名單，這蓋是由於版位不足而出的怪招。本來可將有關報告放於下葉處理的，但適值該處是第十七卷之末，下葉便是卷十八之始了，多添半葉來介紹也本無不可，可惜的是《二刻英雄譜》在每卷之始都會開新一葉以重新介紹《水滸》和《三國》的作者和編者，這在兩葉的連結上造成了很大的障礙。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二刻英雄譜》的編修者不得不節縮某些字句來配合版位上的限制。

在這個合併的情況看來，《評林》本和《二刻英雄譜》本都極有可能欠缺第 106 回的折將名單，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在合併後的折將名單也沒有報告馮山和曹洪的死訊。如此，在插乙本以下的六種簡本便一律全欠第 106 回的名單，這條線索可為上面幾種本子與插乙本為同一源頭這一點，提供一條證據。

五、殘存降將所隱藏的訊息

王慶征討部分有關田虎降將的折損情況可談的東西大概就止於此，不過有關這批降將的殘存情況，則猶有話題。

王慶戰事完結，田虎降將除了有 34 員如上文所見的斃命於淮西戰場上，另還有 5 人有病亡和離隊之事。當宋江準備回京覆命之際，幸存的田虎降將如守在石

22. 在二回合併後，兩種本子都選用「公孫勝馬耳山請神，宋公明東鰲山滅妖」這個回目來涵蓋東鰲山、紅桃山、密慶寺及秦州城四場戰事的內容，這種手法絕對稱得上是不負責任。

祁城的栢森和卞祥因患病而得由卞江看視。後來卞祥病死，栢森便不知所終（混江龍李俊在征方臘後的把戲），卞江帶父靈柩歸葬後便失去蹤影。除此之外，還有鄂全忠不願回京，以回鄉奉母為由脫離宋江；加上在處決王慶後，喬道清和公孫勝也一同向宋江辭別，同到二仙山尋找羅真人。因此，在淮西戰事至征方臘這段期間，田虎降將又去了卞祥、卞江、栢森、鄂全忠和喬道清五人。總計在淮西戰事後，戰歿和離隊的田虎降將共達 39 人，佔降將整體人數 66 人的泰半。

經淮西一戰後，這些尚存的田虎降將其實暗藏玄機，不過要揭露這個真相，就得按各人在河北戰事中的投降位置來作排列。下表所見是這 66 名降將（淮西戰歿的 39 人及殘存至方臘部分的 27 人）以及在投降後沒有再出現的降將（12 人及不知名的 10 將）的情況：

加入之位置 (河北戰事)	河北降將		
	淮西戰歿／病亡／離隊	殘存至方臘故事	至終沒有出現
1. 凌州守衛戰			秦昇、馬異、赦先、董澄
2. 大同關	馮山、盧元顯、山景隆		
3. 玉門關			方順
4. 金烏嶺	曹洪		
5. 金烏嶺防衛戰	盛本		
6. 蘇林嶺	池方、葉清、喬道清、朱達得、懷英、貢士隆、申屠禮、于茂、洪資、司存孝、山士奇、陸祥、宗得真、孫安、鄂全忠	瓊英、唐斌、文仲容、崔埜、乜恭	吉麟(下場不清)
7. 白虎嶺	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白玉	潘迅、潘速、孫岳	王信
8. 魏州城			
9. 石羊山			房玄度等 10 將
10. 獅子嶺	栢森、安仁美		

11. 懸纏井		馬靈、邊文進、武能、戎江、索賢、党世隆、凌元傳、張瑾、郁正、邢玉、林旺、項忠、段忠仁、陳雷、倪宣、苗道成、倪光甫、陸招	
13. 龍蟠州	卞祥、卞江、李勝		
未交代	水順流		
	余呈、任光、于玉、吳得真、江度、計宣、沈安仁	宋元(下場不明)	方原、趙元起、魚得源
	范簡		范世權
總數：	39 人	27 人	12 人及 10 將

相信明眼的讀者應已發現箇中的秘密。不過在揭盅前，先交代一下表中在其餘部分的人物。處身於「未交代」之列的降將，他們有些是在河北故事中沒有指明其投降時間和地點的，如水順流、余呈、范簡等九人；也有如宋元這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他曾在淮西上陣，但最後突然失去蹤影，故不能將他視作淮西之折將，也不能說他沒有上陣，唯有暫將他歸入殘將部隊中。

還有在投降後便沒了下落的人物，如秦昇、馬異、赦先、董澄、房玄度等十人等在上文已有提及其情況，在此不作多談了，這一類人物是由始至終都沒有上場，屬於這類人物的還有王信；另一種情況是在投降後有出戰但最後失去下文的人物，如方順在河北時被董平所殺後，在白虎嶺之戰時竟能改投宋軍上陣，情況相似的還有吉麟在兵分三路攻打獅子嶺之後便沒再露面，二人此後便一直未見上陣，亦未聞其戰死之事；最後是連有否投降也不清楚的人物，有方原、趙元起、魚得源以及范世權。這些人物既沒有在之後的王慶和方臘部分出現，自然連他們有否在河北時投降也值得考慮了。

在整理田虎降將全體名單後，可以清晰見到降將的投降與位置的關係，以及在王慶故事中河北降將的動員情況。若按他們的加入宋軍的位置分隊，可以發現其中最突出之處，就是有參戰的部隊，其中都有將士犧牲之事，以致部隊的陣容變得七零八落，如蘇林嶺的降將（為免麻煩，回雁峰的強人唐斌等四人也計算在內）共 21 人，經過淮西戰事後只剩下五人；又如白虎嶺的降將曾經共有 17 至 18

人之多（其中一人是不明降將宗同），其中先有 10 人亡於稍後的魏州城之戰，包括金真、梅玉、秦英、宋得、楊芳、陸清、林茂、李忠、孟昇及宗同，至淮西時又折了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白玉五人，只餘下潘迅、潘速、孫岳三人和從未有露面的王信；還有不知何時降宋的余呈、范簡等集團，除方原、趙元起、魚得源、范世權以及上文所言的宋元未知下落外，其餘的降將便盡數命喪於王慶之亂。殘存至方臘故事的降將屏除沒出現的人物及可疑的人物宋元，只剩：瓊英、唐斌、文仲容、崔埜、乜恭、潘迅、潘速、孫岳、以及馬靈十八將。在這個陣容中，可以清楚見到經歷淮西亂事之後，獨懸纏井之戰中投降宋江的馬靈十八將完整無損，同告平安大吉。十八將陣容整齊的程度可謂令人咋舌，其無一傷亡的現象與其他隊伍的殘缺不全正好成了強烈的反差，真教人疑惑馬靈十八將到底有沒有隨隊參戰王慶之戰！

若不以表列方式將事實展露出來，相信單憑點算上陣將士情況，很難會發現馬靈十八將在淮西戰事缺陣這一件驚人的事實。^{（註 23）}他們在整段戰事中既統一而又整齊地沒有參戰，顯然易見，這絕不可能是出於偶然之事！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必要統一地讓馬靈十八將在淮西不死而讓他們以完陣的面目進入方臘之戰，降將的最主要作用只不過是代梁山人物做替死鬼，這類例子在淮西戰事中在在可見。職是之故，作者大可整理一份田虎降將的總員名單，此後每逢要製造傷亡時便亂點鴛鴦譜，隨便拾隻羔羊以代罪，這邊廂抽幾人，那邊廳點數將，胡亂派遣他們上陣領死。若作者如此寫來，根本毫不費力，而且更簡單之至，哪需刻意安排馬靈十八將的成員整齊不死？這個現象可以見出其陣容之完好無缺是極不尋常的，明顯是與作者的精心部署有密切的關係。

在田虎降將中，唯獨馬靈十八將在淮西故事中沒有上陣紀錄，因而逃過一劫，對於這個問題，大概可進一步推測他們的結局可能早安排在方臘戰事中，故作者才不得不對他們作特別照顧，因此這十八將在本質上根本與梁山人馬的情況無異，他們的結局可能一早就安排在方臘部分。對這點若作進一步引申的話，亦可以見出田虎故事與方臘故事在某程度上有著非常微妙的關係。馬靈十八將的現

23. 在淮西開戰之初，當宋江整點陣容時，馬靈仍然在場，但當故事發展至東鷺山，公孫勝、喬道清向宋江報告要到馬耳山尋找華光時，各人竟然全然忘記了在隊伍中有這位小華光馬靈，這絕對是王慶部分的一大失誤。

象，對重新考研《水滸傳》征寇故事的演變過程，又添一器。

六、淮西部分情節之脫漏及真假王慶的問題

簡本《水滸》出現情節脫漏是常見之事，如果讀者曾嘗試將繁本和簡本一併校讀的話，相信對這個現象絕不會感到陌生，但名為「插增」的田虎、王慶故事出現這個現象便絕不合理了。簡本田、王二傳向被學界認為是建陽書坊為求銷量而加進小說之物，使故事更為完整。^(註 24)如此，這二故事應是簡本中情節脫漏問題最不可能發生的地方，然而，事實卻非這樣，田、王二傳在簡本中可謂是情節殘缺不全的重災區，前文在探索田虎部分時對這一點已領教不少，來歷不明的將士之突然亮相絕不屬新鮮之事，如蘇林嶺的守將無端多出了山士奇、陸祥、宗得真等人，又如在魏州城之戰中突然出現了降將宗同。人物湓然的出現，絕對與情節的脫漏掛勾，這無疑對理解故事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淮西故事的情況基本上與河北的沒有兩樣，不管是在文句上還是情節上都存在著不少疑義，^(註 25)不過以脫誤的程度而言，王慶部分明顯較田虎部分為低，這可能是由於淮西部分有近半篇幅都花在介紹王慶叛亂的背景上，講述宋江征討的部分因而分薄了；但亦有可能是因為王慶故事出場的部下（有名字可知者）數目不多，總數不過僅得 50 人，相較於田虎的 201 人，可謂天懸地隔。王慶將士的總數實際僅得田虎軍的四分之一，人數少了，出錯的機會自然也相對減低。

剿王部分情節脫落的問題，主要都離不開是人物下落欠照應這個重要因素，

-
24. 有關這方面的意見，討論很多，較為重要的有：鄭振鐸，〈水滸傳的演化〉，收鄭氏之《中國文學研究》，1957 年，頁 142-144（全文頁 101-157）；Irwin, R. G.（艾熙亭），*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Shui-hu chu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70；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頁 188；王古魯，〈讀「《水滸全傳》鄭序」及「談《水滸傳》」〉，《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57 年 1 期（1957 年 5 月），頁 153（全文頁 145-174）；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勛〉，《小說見聞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28（全文頁 90-135）；徐朔方，〈從宋江的起義到《水滸傳》成書〉，收其著之《小說考信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53（全文頁 32-54），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2 年 4 輯（1982 年 11 月），頁 45-63；傅隆基，〈從「評林本」看《水滸》簡本與繁本的關係〉，《水滸爭鳴》，5 輯（1987 年 8 月），頁 87（全文頁 86-100）。
25. 有關王慶部分文句殘缺的問題，馬幼垣有初步的探討，此見馬幼垣，〈兩種插增本《水滸傳》研究——兼據輯校插增本所獲的新知去探討《水滸傳》的演化過程〉，收其編校之《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2004 年，頁 51-52（全文頁 1-62）。此文後更名為〈兩種插增本《水滸傳》探索——兼論若干相關問題〉，收馬氏所著之《水滸二論》，2005 年，頁 127-209。

這類例子在討論田虎故事時已屢見不鮮，敵將結局脫落的現象可謂俯拾皆是，這個傳統在王慶部分也一直繼承。幸好淮西部分出現的敵將不多，宋江在動員上也適可而止，致問題不算太嚴重。在敵將無故失蹤的問題上，能找到的例子僅得三四條，而且分佈亦很散，分述如下：

其一，在第三仗梁州城開戰之初，小說便介紹了守城的人物，包括：使四十六斤鐵鎚的上官義，以及部下吳炎、李東、張壽、蕭引鳳及蕭引凰，共六人。後來蕭氏兄弟被捕投降，身處秦州的廖立另派殿前都縣龔端和龔正前來助戰。最後，蕭引鳳在東門放火，李東、吳炎、張壽三人上馬殺出城，後李東、吳炎先後被白玉和關勝所殺，上官義見城陷便逃到洮陽，龔端、龔正二人亦為宋軍所捕。此時梁州城的守將理應尚餘張壽一人，可惜小說對此人的生死再沒理會了，不過從「單走了上官義」一句，^(註 26)可以推測張壽應在此戰中陪同其他守將一同晉見上帝去也，只是有關文句遭刪削，致使其陣亡之事有所脫漏。

其二，第五仗的越江城之戰，守將包括危昭德、張經祖、劉悌和韓凱四人。此戰可謂在征討王慶部分少見的持久戰，宋軍水陸並進，共打了兩次方能定出高下，先是李俊、張順一路水軍殺了劉悌，中間並插敘了陸路部隊孫安、卞祥攻打白牛嶺關和九灣河二地。後回到水軍一路，燕青埋伏，吳用雪天興兵，最後眾軍殺死危昭德，李逵砍翻了張經祖，韓凱則被阮小七（插乙本字句脫漏，今從劉興我本 [22.15b]）所擒，越江城之戰便告完結。然而韓凱的下場如何，小說最後也沒有交代。

其三，在第八仗密慶寺之戰時，出戰敵將包括：護駕元帥柳元卿、潘致中和統軍正先鋒孫明、周積、馮虎和陳龍。這六人中，孫明和周積先被秦明和林冲搦死，後來馮虎及陳龍挑死了司存孝和洪資，唐斌為其報仇而殺了馮虎後，文仲容即鼓動眾人擒捉王慶，潘致中和柳元卿旋即援護王慶退守秦州城，密慶寺之戰便即結束。這兒唐斌的報仇，明顯走漏了陳龍一人。

其四，當宋江破陣功成後即準備回京，便命蘇應時與汪太史同守秦州，另吩咐都監劉衡守梁州。汪太史為王慶降將，其身份不用多作揣測，但蘇應時和劉衡二人，在此之前均從未出場，讀者對這二人根本毫無印象可言。二人在此霍然出

26. 見梵帝崗本，卷 21，第 101 回「宋公明兵度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神（祁）城」，葉十八下。

現已是一件十分突兀之事，更令人莫明其妙的是這兩名「陌生人」竟被宋江任命為太守，小說至少也該簡單介紹一下二人來歷，好讓讀者有個認識，可惜小說並沒有這樣處理，在脈絡的安排上明顯是照顧不周的一例。從這個不協調處，可以推測二人極有可能早已亮相，而且小說也作了有關的介紹，只是其中的文字遭刪去，才造成這個脫漏的現象。否則，敢問該怎去理解這個現象？

上面四條例子可以見出插乙本王慶故事在情節上絕對受到某程度上的刪節，但除了這四例外，較為特別的還有下面二例。由於這二例性質甚為尷尬，故不作歸類。

第一是在梁州城之戰中被捕的龔端和龔正。二人原是王慶紅桃山的開山人馬，在此戰中被廖立派往梁州城助戰，後為宋軍所捕，蠻以為其下落有了交代，豈知小說的脫臼問題非常嚴重。二人被懷英和貢士隆擒捉後，便杳如黃鶴，再難在小說中見其萍蹤了。

第二是在「王慶出身傳」與後半部故事的不照應問題。在「出身傳」的結局部分，王慶佔領得紅桃山，並排了各人座次，分別是：王慶、段三娘、廖立、孫勝、張新、龔端、龔正、李杰，共八人，小說便進入後半部故事。這時王慶已當上秦王，段三娘並升格為段妃，廖立做了金吾上將軍，龔端、龔正二人也做了殿前都「縣」（應為尉吧），其餘與王慶共同開山創業的昆玉：孫勝、張新和軍師金劍先生李杰，在此一併消聲匿跡。上面已講過龔端、龔正的問題了，至於只有露出一露名字份兒的廖立，情況就更差了。自小說在梁州城之戰中提及廖立後，直至淮西戰事結束，王慶被擒，廖立始終沒有再粉墨登場的機會，就是王慶在密慶寺大敗時，小說對廖立這個名字仍然表現得很生疏；至於金劍先生李杰，在前半部故事中王慶事事問卜於他，多從其言，最後奉之為軍師。及至後半部分，王慶不是有火神妖人襄助，便是得悍將元帥效力，反而當王慶亟需軍師出謀劃策之時，偏偏無人來助，終致敗亡，李杰在後半部分故事的失蹤應負上最主要的責任。

就書論書，二龔被擒，下場怎樣，無論如何也該向讀者匯報一下，這是敘事者最基本要做的事情，連這種事也懶做的話就不如不寫小說罷了；王慶的開山班底：廖立的有頭沒尾，以及孫勝、張新和李杰四人在後半部分離奇失蹤，雖然這一切都可歸為小說的交代不周以及故事被刪節之過，但若從王慶前後兩部分故事的形成過程觀之，這個問題殊非尋常。如果細探後半部征討王慶的部分，可以發

現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在「王慶出身傳」中的紅桃山人物（雖然只得廖立、龔端和龔正三人），竟集中地出現在第三仗梁州城之戰中（王慶和段妃當然是例外，至於孫勝、張新、李杰則由始至終都沒有露面），而不能見其出席其餘的戰事。既知簡本王慶前後兩部分故事是相悖的，在此又出現這個極端的現象，「出身傳」中的人物集中地只在某戰露面。從這一條線索可見，或許是作者將「出身傳」搬進《水滸傳》後，爲了使前後文有點呼應，便僅在此戰中插補相關的人物以作呼應，敷衍了事。

知道情況如此，現在可不妨回顧一下後半部分故事與田虎故事的關係了。田虎降將的總數爲 66 人，這批降將在接下來的王慶和方臘二戰中均全數上陣（只有某些人物的結局仍欠交代），單從這一點已可以看出，雖然小說在介紹宋江出戰的陣容上有交代不周之處，不少人物都有被刊漏的跡象，但經統計和整理後仍可以見出小說在報告田虎降將的總人數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只是有很多的文句遭到刪削以致對解開真相產生了一定的阻力。然而從降將數目上的一致，可以見出簡本田虎和王慶兩部分的作者對每名降將的來龍去脈都絕對清晰，明顯是一個十分精細的人，二部分出於同一人之手這一點應是可以信賴的。

講到這兒，又引出另一個話題，就是王慶前部分的「出身傳」與後半部宋江征討戰的衝突問題。馬幼垣教授認爲「出身傳」中的王慶爲真貨，而後半部則爲假王慶。^{（註 27）}對於這個觀點，若從人物的性格特色，以及藝術形象上分析，情況的確如是。「出身傳」中的王慶無論是在性格上抑或是形象上，都絕對比後半部的王慶優勝百倍。不過，假如從處理田虎降將陣亡的情況上看淮西後半部分故事的話，則會發現田虎故事與王慶後半部分簡直銜接得天衣無縫，絕不像是後來移入或以改名換姓等手法所能做出的事，如淮西部分之始交代宋江軍陣容時計算出田虎降將應有 66 人便與實情相合，而且這 66 人更全能見於以後的王慶、方臘戰事之中，反觀「出身傳」這個故事雖然講述王慶的發跡史甚詳而且亦很精彩，但若與田、王這段征討故事比較的話，「出身傳」更似是硬拉回來的假貨。

最明顯的證據是在第 99 回講王慶應范全之言到快活林開賭局賺錢生活時，作

27. 同注 5。

者竟犯了宋仁宗之廟諱而將炊餅寫作「蒸餅」。(註 28)整部《水滸傳》，雖然出現炊餅一詞的地方只得潘金蓮的部分，但這些地方均統一作「炊餅」而未見有作「蒸餅」之事。「王慶出身傳」在此忽然全不避諱，有違全書的完整性（雖然這部分是所謂「插增」而成的），亦違反了宋朝的禁忌，不像在寫趙宋的故事（當然也有一個可能是潘金蓮故事經後期修改而將「蒸」改作「炊」）。「王慶出身傳」中之作「蒸餅」實是一件極度離奇之事，此其一。

除此之外，還有高俅的出身問題。「出身傳」中的高俅在未發跡前，是流落在「靈州靈壁縣」時為軍官柳世雄所助，(註 29)但在容與堂本第二回講高俅在逃離東京後是投在「淮西臨淮州」開賭坊的柳世權。(註 30)柳世雄與柳世權僅得一字之誤，而「雄」與「權」在字型上有相似之處，二字在《二刻英雄譜》中的形狀便差不多是一樣的。「雄」與「權」二字之別有可能是出於手民之失，但職稱與位置的不同就絕對說不通了。不過這仍有可商之處，就是高俅在《水滸》故事的演變中發展很晚，(註 31)而且其與林冲的故事可能是在今本《水滸傳》發展之末期才被前移和加進小說的。(註 32)因此，容與堂本所謂「淮西臨淮州」未必作得準，但從此例亦可知「出身傳」的確與前後文存在很多矛盾。

28. 見梵蒂岡本，卷 21，第 99 回「王慶打死張太尉，夜走永州遇李杰」，葉十五上。有關蒸餅與炊餅的避諱問題，宋人已有介紹，見吳處厚，《青箱雜記》，明鈔本，卷第二云：「仁宗廟諱禎，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亦此類」，葉七上；又周密《齊東野語》，明正德刻本，卷四，〈避諱〉條云：「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之初月，餅之蒸者為炊。天下以為非，嫌名舊名，請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葉五下。從上面二條所見，蒸餅與炊餅實同為一物，只因避諱而將「蒸」作「炊」。至於今人有關的討論，則可參見：臆廬（程瞻廬），〈水滸考證〉，《新聞報》（上海），1921 年 3 月 11 日；閔艷，〈古代「饅頭」義辯證——兼釋「蒸餅」、「炊餅」、「籠餅」與「包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2003 年），頁 128-130。

29. 見梵蒂岡本，卷 21，第 99 回「高俅恩報柳世雄，王慶被陷配淮西」，葉一上。

30. 見容與堂本，卷 2，第 2 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葉二下。

31. 有關觀點見石昌渝，〈林冲與高俅——《水滸傳》成書研究〉，《文學評論》，2003 年 4 期（2003 年 7 月），頁 57-64。

32. 聶紺弩從章回小說的體例多以主角開場為由，從而認為《水滸傳》在首十三回乃後加的。其意見雖流於主觀的分析，欠實證支持，見聶紺弩，〈論《水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逐漸提高的〉，收其著之《中國古典小說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58，原載《人民文學》，1954 年 5 月號（1954 年 5 月），頁 91-103，後收《聶紺弩全集》，2004 年，卷 7，頁 52-82。但稍後的侯會提出的人物出場詩的證據正為他的觀點作補充。侯會推測在今本《水滸傳》之前有一帶詩本，即在人物首次出場時各附帶一首簡單介紹人物特徵的詩，但小說首十三回恰巧同缺此詩。此見侯會，《水滸源流新證》（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年），頁 277-282，論文原名〈《水滸》源流管窺〉，《文學遺產》，1986 年 4 期（1986 年 8 月），頁 65（全文頁 61-71）。林冲的出場詩正好不在高俅的部分而出現在三打祝家莊，而且林冲與高俅的故事正是在這十三回之中，在日後宋江活捉高俅時欠缺林冲憤怒的大特寫，由此可得到解釋。是以高俅故事為後添之嫌疑極高。

第三，王慶的軍師金劍先生李杰也是可疑人物之一。李杰在整段「出身傳」中，都是扮演著為王慶獻謀劃策的角色，這與王慶發難之得以成功不無關係。正如上文所言，他在後半部分的消失也是王慶覆滅的關鍵。金劍先生李杰既是「出身傳」中的重量級人物，在前後兩部分故事卻出現了這種強烈的不協調，事出當然有因。恰巧，馮夢龍（1574-1646）編改之話本故事集《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現身包龍圖斷冤」的故事中，亦有人物金劍先生李杰。^{（註 33）}兩個李杰，名字既相同，綽號又一樣，而且均與賣卜有關。「出身傳」的李杰善於卜卦，王慶曾兩次問卜於他；至於「三現身」的李杰也是個賣卜之人，他是東京開封府人，懂道術。小說謂其：「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瞻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知風水。五星深曉，決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談，斷成敗興衰似見」。^{（註 34）}由此可見，二者的來源極有可能是一致的。我懷疑「出身傳」是借用話本故事中金劍先生李杰這個人物，甚或整個「出身傳」根本就是一個話本故事，如王慶娶段三娘這段情節便與成化說唱詞話中花關索娶鮑三娘非常相似。^{（註 35）}如果我們將「出身傳」獨立抽出來的話，絕對可以成為一個脈絡連貫而且結構完整的短篇故事。

綜上所言，前半部的「王慶出身傳」存在的問題甚多，如不避仁宗廟諱、人物柳世雄與柳世權的衝突，以及金劍先生李杰的形象問題，這一切都使人覺得這個故事是相當可疑的，而且這個故事的來源可能很早，更可上溯至話本故事。至於淮西故事的後半部分，從田虎降將的存亡問題中，可以見出其與河北故事的一致性是相當高的，反而前半部的王慶出身傳無論是在人物、性格，抑或是情節上，處處都與後半部故事相衝突，強行連綴進《水滸傳》的跡象甚為明顯，這與田虎故事及王慶後半部在降將處理上和數目上有高度配合成了強烈的反差。由此可以推知「出身傳」中的王慶與真品這個名字應當存在一段距離。相較於後半部的那個荒淫無能的王慶，「出身傳」的更似是舶來品，而後半部的方是真王慶。

33. 見馮夢龍，《警世通言》，卷 13，「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葉二上。

34. 同注 33。

35. 最早提出有關觀點的是笠井直美。此見其撰之〈《水滸》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冊 122（1993 年 11 月），頁 46（全文頁 43-118）。

七、總結

論文至此，要探討的問題已差不多了，或就此爲上面討論所得作一結論。首先是版本問題：

1. 兩種插增本是現存《水滸傳》最早的簡本，二本保存的故事面貌，均與後來的簡本：《評林》本、劉興我本、藜光堂本、《二刻英雄譜》、北圖出像本、《漢宋奇書》本，有某程度上的不同，余呈死亡時間的移後可爲這個觀點作一條證據。
2. 插乙本是一個刪節的本子，這點已不用懷疑，而所謂「插增」而來的王慶故事，從其中人物的脫漏中亦可以見出這個故事也同樣是刪削出來之物。
3. 從折將名單這條線索可知王慶部分應出現至少兩次二回合併的現象，一是在第 101 回，另一次則在 104 回。如此，若將出身傳計算在內的話，即插乙本第 98 回「徽宗降勅安河北，宋江承命討淮西」始，至第 107 回「宋江火攻秦州城，王慶戰敗走胡朔」終（中間的回數不順序，如 100 回「王慶遇龔十五郎，滿村嫌黃達鬧場」之後是 99 回「王慶打死張太尉，夜走永州遇李杰」），整段王慶故事原來的總回數應達 14 回之多。
4. 第 101 回折將名單在添入余呈之名後，卻沒有修改陣亡總人數而仍舊作「五人」，可以見出劉興我本、藜光堂本及北圖出像本在這個地方的訂正上仍很稚嫩，應保存了較早期簡本的面目。
5. 從第 106 回合併情況的相似程度來說，《二刻英雄譜》與《評林》本有較密切的血緣關係，這個本子在編輯的過程中應有參考過《評林》本。《漢宋奇書》雖與《二刻英雄譜》在版面結構上同爲上《水滸》下《三國》，但從詩句和二回合併的情況來看，二者的關係則較疏離。

在故事和脈絡上的問題：

6. 河北戰事完結，宋江共收得田虎降將 66 人。歷淮西一役後，田虎降將折損 34 人，病亡和離隊者 5 人，共去 39 人，只餘 27 人進征方臘。
7. 第 101 回欠缺余呈、任光和尚于玉三人之陣亡報告乃是出於二回合併，這個情況

在插乙本時已出現，後來的簡本只重視余呈之死，只知添回余呈名字而漠視其餘二人，暴露出編改者根本未曾細讀故事，以致不明故事之發展。胡亂添了余呈之名，更顯出編改者之無知。

8. 余呈死亡位置的移置應與余氏宗族有密切的關係，此舉影響深遠，除插增本外，所有簡本一概沿襲這一改動，就連折將名單中獨添余呈之名也完全承繼。這本無不可，起碼可證各簡本有共同的源頭，不過在余呈死亡位置延遲後，便未能與折將名單的報告配合起來。
9. 余呈之死出現報導與內容不符的現象，可以得知整個編改的過程，最少歷兩次不同程度的整理。以粗疏程度而論，此舉更應出於不同人之手。
10. 馬靈十八將神秘而統一地沒有在淮西故事上陣，其結局可能早安排於方臘戰場。從梁山人物只死於方臘故事，可以知道在征遼、田虎、王慶和方臘四部分故事中，方臘故事應是最古的部分，而作者刻意安排馬靈十八將等只在此部分出戰，可以見出這十八將的出現將較田虎和王慶故事更早。
11. 從降將總數在簡本田虎和王慶後半部故事的高度配合以及宋江整個的征討過程關係之深，可知兩個故事的創作應出同一人之手。
12. 前部分的「王慶出身傳」與後半部的宋江征討戰二者在情節上的牴牾，毋庸多說。不過，從田虎降將在總數、折將情況以及上下照應等方面觀之，後半部故事無疑與之前的剿田戰事高度配合，加上「出身傳」中不避仁宗廟諱，違反了小說的規範，不像《水滸傳》應有的東西，還有高俅投靠柳世雄的存疑問題。「出身傳」上不合故事之脈絡和習慣，下不配淮西征討戰之人物和性格，「傳」中的那個勇武驕健的王慶形象更像海盜貨，而後半部的這個無能荒淫的王慶才是原貌。

探討淮西王慶部分對理解《水滸傳》征寇故事的面貌及演化過程有重大的啓發。本文是繼承田虎部分而成之作，總結插乙本中的田虎和王慶這兩個所謂「插增」而成的故事，都能一致地見到兩個故事均有刪節的痕跡，所以有必要重新理解「插增」這個定義與二故事的關係。此外，二故事在脈絡上都顯示出高度的一致，作者應是同一人。

淮西戰事及將士下場一覽

第一戰：呂梁關之戰

殺：魯成

逃到石祁城：劉敏

第二戰：石祁城之戰

殺：謝英、丘翔、黃施俊、劉敏

陣亡降將：余呈、任光、于玉

第三戰：梁州城之戰

殺：李東、吳炎

逃到洮陽：上官義

捕後下落不詳：龔端、龔正

捕後投降：蕭引鳳、蕭引凰

沒交代：張壽

陣亡田虎降將：江度、吳得真、姚期、姚約、白玉

陣亡王慶降將：蕭引鳳、蕭引凰

第四戰：洮陽之戰

殺：柯求、于立、劉以敬、黃仲實、上官義

陣亡降將：沈安仁、計宣、朱達得、山士奇、陸祥

第五戰：越城之戰

殺：劉涕、危昭德、張經祖

捕：韓凱

陣亡田虎降將：盛本、山景隆、池方、盧元顯、水順流、葉清、貢士隆、申屠禮、懷英

陣亡王慶降將：胡顯、胡俊

第五戰(上)：白牛嶺關之戰

殺：畢先、李雄、焦勝

陣亡降將：李勝

第五戰(下)：九灣河之戰

殺：祖虬、聞人世崇、劉黑虎

陣亡降將：安仁美、孫安（病）

第六戰：東驚山之戰

陣亡降將：曹洪、馮山

第七戰：紅桃山關隘之戰

殺：雷應春、葉從龍、張應高、景巨豹、白夫人、蘇捉虎、呂成

陣亡降將：宗得真、范簡、于茂

第八戰：密慶寺之戰

殺：孫明、周積、馮虎、黃建章

陣亡降將：司存孝、洪資

沒交代：陳龍

第九戰：秦州之戰

捕後被囚：王慶

捕後斬首：王龍、潘致中、柳元卿、（段三娘、廖立、方翰）

降：汪太史

陣亡降將：相士成、胡遠

王慶集團的結局以及田虎降將部隊的陣亡情況：

狀態	戰事	人 物
戰 歿	1	魯成
	2	謝英、丘翔、黃施俊、劉敏
	3	李東、吳炎
	4	柯求、于立、劉以敬、黃仲實、上官義
	5	劉涕、危昭德、張經祖
	5 上	畢先、李雄、焦勝
	5 下	祖虬、聞人世崇、劉黑虎
	7	雷應春、葉從龍、張應高、景巨豹、白夫人、蘇捉虎、呂成
	8	孫明、周積、馮虎、黃建章
	9	王龍、潘致中、柳元卿、段三娘、廖立、方翰
總數：38 人		
被 捕	3	龔端、龔正
	5	韓凱
總數：3 人		
捕 降	3	蕭引鳳、蕭引凰
	5	胡顯、胡俊
總數：4 人		
沒 交 代	*	孫勝、張新、李杰
	3	張壽
	8	陳龍
總數：5 人		
* 三人出現在王慶出身傳，在後半部故事沒再出現。		
合計：50 人		

至於田虎降將方面，陣亡人數差不多可及得上王慶所折將佐的總數，另外還有戰後病亡和離隊的人物，情況如下：

狀態	戰事	田虎降將
陣 亡	2	余呈、任光、于玉
	3	江度、吳得眞、姚期、姚約、白玉
	4	沈安仁、計宣、朱達得、山士奇、陸祥
	5	盛本、山景隆、池方(被捉)、盧元顯、水順流、葉清、貢士隆、申屠禮、懷英
	5 上	李勝
	5 下	安仁美、孫安(病)
	6	曹洪、馮山
	7	宗得眞、范簡、于茂
	8	司存孝、洪資
	9	相士成、胡遠
		總數：34 人
病亡	／	卞祥
離隊	／	栢森、卞江、鄂全忠、喬道清
		總數：5 人
		合計：39 人

Disclos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Wang Qing Story in the Simplified Editions of *Water Margin* (水滸傳)

Hoi-sing Wong

School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In the novel *Water Margin* (水滸傳), Tian Hu's (田虎) victories over his opposing genera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surrection of Wang Qing (王慶)—the generals are in fact the anchors of Song Jiang's (宋江) legion, as most of the Liang-shan (梁山) members have largely retreated by the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urrenders of these generals and examines the underlying threads of the Wang Qing story: 1. the abridgement of the plots; 2. the total number of victories by Tian Hu; 3.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ries of Tian Hu and Wang Qing in the simplified editions of *Water Margin*; 4.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halves of the Wang Qing story; and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mplified versions and the apocrypha. The study pinpoints the many incongruities found between the two earliest apocrypha and the simplified versions of *Water Margin* that appeared later and argues that the story of Wang Qing is in fact an abridged form of *Water Margin*. Moreover,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ry of Tian Hu a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tory of Wang Qing. This second half, however, is curiously not in line with the first half, and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 first half was actually not in the original.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bsence of Ma Ling (馬靈) and his eighteen generals in the war against Wang Qing and proposes that the story's conclusion may have been prearranged in the story of Fang La (方臘). All of these findings, I hope, will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cond part of *Water Margin*.

Key words: Shui hu, Wang Qing, Simplified version, Tian Hu, abridgement

(收稿日期：2007.5.18；修正稿日期：2007.10.19；通過刊登日期：2007.11.19)